

小倉山房尺牘



大森

文藝

新式標點
言文對照

小倉山房尺牘 卷三

錢塘袁枚簡齋原筆

□答黃生(二)

近日海內考據之學，如雲而起；足下棄平日之詩文，而從事於此。其
之耶？抑亦爲習氣所移，震於博雅之名，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？足下之
己之詩文，業已是矣，詞章之學，不過爾爾，無可用力，故捨而之他；不知「天下
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，「天下無易事，只怕粗心人」。詩文非易事也；一字之
未協一句之未工，往往才子文人，窮老盡氣，而不能釋然於懷，亦惟深造者方
能知其癥結。子文詩文，未造古人境界，而半途棄之，豈不可惜？且考據之功，非
書不可。子貧士也，勢不能購盡天下之書；偶有所得，必爲遼東之豕。縱有一瓶

之借，所謂販鼠賣蛙，難以成家者也。昔林公語王中郎，着膩顏恰，縷布單衣，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，問「是何物塵垢囊」，近日考據家光景，人人皆然，危乎子之用心也，慮其似此遠也！

〔廣註〕（如雲）言其多也。（習氣）指一切受社會感染者而言也。（博雅）學行美備也。（冒）

不加審慎若曰冒。（爾爾）如此也。（協）妥也。（工）善也。（深造）造詣也，深造者進而不已之意。（癥結）癥微也，腹中堅塊也，癥結病堅結也，扁鵲治病能盡見五臟癥結，今以喻人有癖性而執滯不化也。（遼東之豕）喻人少見多怪也，朱浮責彭祖書曰：往時遼東有豕，生子白頭，異而獻之，行至河東，見羣豕皆白，懷慚而還，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，則遼東豕也。（一甌之借）甌，酒瓶也，言借書還書，以瓶酒爲酬也，聞見錄：「俗語借書與人爲一癡，還書爲一癡，皆疑借書還書理也。」何癡之云，後見王樂道書，古語借書一甌，還書一甌，乃知今人訛以甌爲癡也。（販鼠賣蛙）易林：「販鼠賣蛙，利少無謀，難以成身。」（膩顏恰）恰，帽也，魏造白恰，橫縫其前，以別後，名之曰顏

船傳行之。至永嘉之間，稍去其縫，名無顏帽。王中郎與林公不相得。王謂林公詭辯。林公道王云：着膩顏帽，繡布單衣。挾左傳，逐鄭康成車後。是何物塵垢囊。

（淺釋）

近來國度裏研究考據學問的，似雲般起來；你拋掉平素的詩文，也去研究這樣東西；到底是心裏喜歡呢？還是被風氣轉移，動了博雅的名聲，就急忙忙去研究。要冒充這個聲名的呢？你的意思，以為詩文的本事，也够了，詞章的學問，也不過這樣，不可再去用功，所以拋掉了改去研究考據。不知天下沒得難事，只怕有心的人；天下也沒得容易事情，只怕粗心的人。詩文，不是容易的事情，一個字不對，一句話不好；往往才子文人，研究到老，還不能自己滿足，並且必待有本事的人，也才知道這些；你的詩文，還沒有到古人的地位，就半途去拋掉他，豈不是很可惜嗎？並且攷據這個學問，非書不行，你是一個寒士，其勢不能盡買天下的書，就是偶然有些得到，一定也不希罕，就是再可以向朋友去借，也不過販鼠賣蛙，不能自成一家。從前林公說王中郎，穿著膩顏帽，繡布單衣，挾著左傳，跟在鄭康成車兒的後，問是什麼塵垢囊；現在攷據家的光景，都是這樣。險得很呀，你的

用心哩，恐怕你也隔著這種光景不遠了！

答程在山

二月間探梅鄧尉，遂到尊園。坐春暉樓，登騰嘯臺，見古梅清幽，太湖飄渺，先生含貞隱耀，棲遲其間，此何異表聖之在王官，僧紹之游攝山哉？雖主人外適，野鶴迎賓，而小憩片時，已有天際真人之想。返舟之次日，蒙先在入城作答，見贈新詩，瞻道貌之清幽，讀淋琅之篇什，尤使我欽欽在抱，恨相見之遲焉。閒尊園生香主人，亦復才理清新，安行仁義，高柔愛玩賢妻，有終焉之志，似此佳耦，尤足心開。記太平廣記載唐人李某，朝夕虔修，二十餘年，夢天遣神人，召問所欲，欲貴乎？欲富乎？其人皆不願也，曰：然則何求？曰：求居山水清妙處，家室小康，妻賢子順足矣。神人大笑，搖手曰：此是上界神仙之福，非汝所能祈求者也。先生此福業已消受二十餘年，誠何修而得此哉？近聞園雖售與江君橙里，江不來

居仍托先生葺治，而江又係僕平時舊交，然則先生無園而有園，僕亦失主而得主也。較古人之捨宅爲阿蘭，與賓至而徘徊不得入者，豈不大相懸絕乎？來札所託陳生涇南修禊詩序，卽當撰就寄來。聞其人天機清妙，僕到蘇時，當修士相見禮也。

（廣註）（春暉樓騰嘯臺）在蘇州逸園。主人程鍾，字在山，（含貞隱耀）有才德而不露於外也。

（棲遲）游息也。詩經『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』。（王官）唐司空圖，字表聖，成通末進士，景福中拜諫議大夫，不

條山王官谷（攝山）僧紹住江東攝山，建棲霞寺而居之。高帝謂其弟

慶苻曰：卿兄高尚其事，亦堯之外臣。（天際真人）言其高尚也。世說：『桓大司馬曰：仁祖企脚北窗下，彈琵琶，故自有天際真人想。』（琳琅）美玉也。（尊闔）夫人也。（高柔愛玩賢妻）晉有高柔，孫統序其集曰：柔字世遠，樂安人，婚泰山胡母氏，姿色清惠，柔旣罷安固，令營宅於伏川，愛玩賢妻，便有終焉之志。（佳耦）賢夫婦也。（葺治）修補也。（阿蘭）梵語，招提阿蘭若，凡官賜額

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（修禊）祓除不詳也。王羲之蘭亭集序：『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。修禊事也。』（士相見禮）見儀禮。

（淺釋）二月裏到鄧尉去看梅花，就到你的花園裏，坐在春暉樓裏，登到騰嘯臺上，瞧著許多梅花，很是清爽幽雅，還望著飄渺的太湖，你抱著很好的德行和才學，住在裏面，正是和從前司空圖的住王官僧紹的游攝山般似了。雖那時主人在外，由底下人來迎接，我們等了一刻兒，已經覺得有仙人的感想。回船的第二天，本你進城來看我，還送給詩我，瞧著你道體的清幽，讀著你詩的佳妙，更使得我心裏佩服不了，恨兩人見面得遲了。聽說嫂夫人生香主人，也是才情很好，高柔愛玩賢妻，有終身陪伴他的志願，似你有著這樣的佳婦，更足以心開了。記得太平廣記載唐人李某，一天到晚，總是修行，有著二十多年，夢見有天神召他去，問他要什麼，要貴呢？還是要富？他都不願。問他道：『你到底要什麼？』他道：『求得住在山水好的地方，家裡不窮，妻賢子孝夠了。』神人大笑，搖著手道：『這是上界神仙的福氣，不是你可以求的。』你現在享著這個福氣，已經二十年了，到底

修著什麼，才得到的呀！近來聽說園子已經賣給江橙里，但是江不來，仍舊託你管理。江又是我的老朋友，是你沒有園了，仍舊有園，我也失掉了主，又得一個主哩！比載從前人的把宅改做寺院，和客人到了，徘徊著不能進去的，相差得正是遠了。你來信託做陳涇南的修禊詩序，做好了馬上寄來，聽說他天資很好，我到蘇州時候，當要和他會面哩。

□答某學士

釋氏之教，莫盛於晉唐；然其時儒自儒，釋自釋，未嘗混而一之也。至宋而釋與儒儷雜而不可分；則當時道學傳中，諸公不得辭其責。蓋晉唐之崇釋氏，不過造塔廟，施功德；其迹粗，其事顯，略有識者，俱能辨其非。宋則不然，大半賢人君子，皆先入釋教中，明心見性，深造有得，然後變貌改形，遁而之儒。且以入虎穴得虎子自矜，而不知久居虎穴中，已作牛哀之化而不自知。試舉一二端，爲足下一笑。朱子在南安，聞寺鐘聲，悚然曰：「便覺此心把握不住。」不知所把握

者何心？所走失者，又是何心？孔子在齊聞韶，心隨韶往，至於三月不知肉味，乃真是把握不住矣。羅從彥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，試問玉在石中，聲在鐘內，不扣不擊，於何研求？孔子聞子游之絃歌而喜，遇館人之喪而悲，其未喜未悲時，不聞聖人有所參悟也。周茂叔不除窗外草，曰：「與自家生意一般。」李沈不肯移藥欄朽檻，曰：「豈以此動吾一念。」須知灑掃乃弟子職，日新爲湯盤之銘，揆之聖賢之道，草自當除，檻自當治，二賢所說皆釋教也。更可笑者，張魏公敗於符離，殺人三十萬，而其子南軒，夸家父有心學，故能寂然不動，鼯聲若雷。呂希哲講主靜之學，至於肩登過溪，輿夫墮水死，而安然不問此種惡僧入定光景，於彼法且爲下乘，而晉唐士大夫宗釋氏者所未有也。因足下來書，有稱宋儒攘斥佛老之功，故縱筆及之。

（廣註）（釋氏）謂佛也。佛姓釋迦。故云。（虎穴）喻入險出夷也。漢班超使西域，謂其官屬曰：不

入虎穴。不得虎子。當今之計。獨有因夜攻虜。虜可殄滅也。(牛哀之化)淮南子。『牛哀病七日。化為虎。其兄啓戶而入。攜而殺之。方其爲虎。不知其常爲人也。方其爲人。不知其且爲虎也。』(三月不知肉味)孔子在齊聞韶。三月不知肉味。曰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見論語。(羅從彥)宋李侗。受學於羅從彥。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。(子游絃歌)子之武城。聞絃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。曰。割雞焉用牛刀。(館人喪)孔子之衛。遇舊館人之喪。入而哭之哀。出。使子貢脫驂而賻之。見禮記檀弓。(周茂叔)宋周敦頤。字茂叔。別號濂溪。濂溪有舊橋。橋有水亭。釣游其上。吟風弄月。意味灑然。窗前草不令除去。言與自家意思一般。(李沆)字太初。太宗稱其風範端凝。真宗朝拜相。卒諡文靖。(灑掃)見論語。『子夏之門人。小子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。』(湯盤)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見大學。(符離)張浚。字德遠。高宗時爲江淮宣撫使。封魏國公。爲金兵所敗於符離。(南軒)張拭。字敬夫。浚之子。爲理學家。學者稱爲南軒先生。(鼯聲)臥息也。(入定)僧入默坐。至片念不起。謂之入定。(下乘)佛家語。以喻佛法之深淺者。曰上乘下乘。攘斥

佛老）排去屏拒佛老之學也。

（淺釋）

佛教最盛在晉唐時代，然而那時儒教自儒教，釋教自釋教，未曾混一；到宋代才儒釋混雜了，不能夠再分開，那麼當時道學傳裏的幾位先生，不能辭却他的責任。因為晉唐時的崇奉釋教，不過造些塔和廟，布施些功德，事迹相，並且顯明，稍微有些見識的，都能反對的；宋代的人，那就不這樣了，大半賢人君子，先去研究佛學，對著佛教裏明心見性的道理，都有一番功夫，然後再改換一些樣子，當了儒家，並且自以為入了虎穴，得到虎子，却不知好久等在虎穴裡面，已經被他化了，還自己沒有知道，我姑且提出一兩件事情來，給你一笑。朱子在南安，聽得寺裏鐘聽，就惶恐得很，說道：『便覺得這個心有些把握不住。』他到底把握的是什麼心？走失的又是什麼心？孔子在齊聽到韶，心跟著韶去，弄得三個月不知肉味；那麼真是把握不住了。羅從彥教人認喜怒哀樂沒有發生時景象，試問玉在石裏，聲在鐘裏，不去敲他，從那裏去研究？孔子聽了子游的絃歌，才得意，碰到了館人的喪，才悲哀，他沒有喜沒有悲的時候，沒有聽見過聖人有什麼參悟呀！周茂叔不除

去窗下的草說道：『和自家的生意一樣。』李沆不肯搬去朽壞的檻，說道：『豈是爲著這一個檻來動我的念頭？』須要知道灑掃本是學生的職務，日新也是湯盤的銘詞，講到聖賢的道理，草自應該除去，檻自應該搬移，兩人所說的話，完全是佛教的話，更可好笑的：張浚打敗在符離地方，死了三十萬人，他的兒子南軒，還夸他老子有心學，能夠一些兒不動心，還是軒聲若雷；呂希哲講靜學，弄到坐著轎子過河，轎夫掉死在水裏，他還安然如做，不去問他，這種惡僧入定光景，就在佛教裏面，日是下等，晉唐時的宗奉釋教的，更是沒有。因爲你來信，有稱宋儒有排斥佛老的功勞，所以寫出來和你講一聲。

□答芷塘太史

二十年來，每見夢樓太守，必相與稱說風徽，以爲太史槃槃大才，是前朝李西厓一流人物，枚自傷老矣！吏隱途分，慮今生未必相見，心爲缺然，不意前春邂逅杭州，一見如平生歡，蒙以詩稿，命爲校勘，枚感太史矜寵之意，遂不自揆，而

甲乙瑕瑜之獻其所知，並獻其所不知。返之於心，未敢自以爲是，遑敢望太史之許以爲是耶？雖三易寒暑，而此心終覺缺然。今年冬，從周秀才處接手書，紙長言重，獎納甚殷；窺太史之意，若忘其謬而賞其直者。然後知大才人虛懷樂善，此中甘苦，早自知之；將來玄妙，終必詣之。所以詢於芻蕘者，不過管敬仲放老馬而先之之意。昔葉公與孔子論微言曰：「以水投水何如？」曰：「淄澠之合，易牙能嘗而知之。」枚因與太史論詩，而不覺有味乎聖人之語也。蒙賜五律二章，清蒼獨絕，純以神往，真是唐賢高手，惜許可太過，使野人喜畢而漸生。

（廣註）（風徽）風采也。（槃槃大才）大才也。（李西匡）名東陽，爲有明代賢相。（吏隱）一

宦一隱也。（邂逅）無意相逢也。（校勘）兩相比對而審定之也。（揆）量度也。（甲乙）謂分

其等級也。高者曰甲，下者曰乙。（瑕瑜）好壞也。（樊納）獎勵而引進之也。（虛懷）虛心也。（玄

妙）極佳之境也。（詣）到也。（詢于芻蕘）猶不恥下問之意。詩經：「先民有言，詢于芻蕘。」

（放老馬而先之）韓非子：「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。春往冬返，迷惑失道。管仲曰：老馬之智可用也。乃放老馬而隨之，遂得道。」（葉公）楚葉縣尹。字子高。（微言）微妙之言也。（淄澠二句）見列子。淄澠，二水名。二水味異，合則難辨。齊桓公時有易牙調羹知味，獨能辨之。

（淺釋）二十年來每每碰到夢樓知府，一定談起到你，以為你很有才學，是明代李西厓一流的人物；我自己傷心老了，你做官，我隱居，路途分着，恐怕今生未必再能碰到，心裏很是難過。回想前年春天碰頭在杭州，一見就歡若平生，蒙你就拿詩稿來叫我校對，我感激你寵我的意思，就不自量力，胡亂去分了一個好歹，獻我所知道的，並且獻我所不知道的，我自己問著心，也不敢自己以為不差，那裏還敢望你說我一聲不差呢？雖到現在隔著三年，到底心裏還是抱歉。今年冬天，從周秀才處，接到你信，紙長話重，獎勵得很厚，瞧你的意思，好似忘掉我的荒謬，却賞我的直道，然後知道你虛心樂善，這裏面的甘苦，早已知道，那麼將來的玄妙，也一定可以達到，所以要來問到我，不過管仲放老馬的意思哩。從前葉公和孔子論微言，葉公問道：「把水去投水，什麼樣？」孔子道：「淄」

「澀的水合了，易牙能吃了分辨出來。」我和你論詩，也不覺得有取著聖人的話哩。承你送給我五律兩章，清蒼出衆，純是精神上的佳妙，真是唐代賢人的好作品；可惜你稱贊我太過分，使得我歡喜完後，就生出慚愧來。

■ 答章觀察招飲

蒙招飲甚喜，聞多菜甚愁。南朝孔琳之曰：「所甘不過一味，而食前方丈，適口之外，皆爲悅目之資。」斯言最有道理。今之人非但悅目也，兼且悅耳。每張飲，必震而驚之曰：「三撤席，曰：兩重臺，燕窩如山，海參似海。耳聞者以爲既多且貴，敬客之心，至矣盡矣！不知名手作詩，經營慘淡，一日中未必得一二佳句，其所謂對客揮毫，萬言立就者，皆以欺婦女童蒙，而不可以示識者也。飲食亦然，但使一席之間，羹過七簋，則雖易牙調和，伊尹割烹，其不能佳可知也。且工於作詩者，所用之字，不過月露風雲，工於製菜者，所用之物，不過雞豬魚鴨。今不求

之於本物自然之味，而徒求之價高名重之物，以錢費自夸，是不如盤碗中散
盛明珠一斛矣。其如不可食何？昔何曾日食萬錢，猶嫌無下箸處，人多怪其過
侈，余以爲世之知錢者多，知味者少，故何曾蒙此惡聲。夫下箸與不下箸，豈在
錢之多寡哉？苟得其味，雖日食百錢，可以下箸也；苟不得其味，雖日食十萬錢，
依然不可以下箸也。於曾乎何尤？又聞足下廣召笙歌，則尤不必。僕八字中，命
少金星，以故不知音樂，今老矣，其不能爲媚足下故，毫而好學，抱曲本，執絲竹，
受業於笙師也明矣。張文和公有句云：「天與人間清淨福，不能飲酒厭聞歌。」
文和公兩代宰相，生長華腴，尙且不能增益其福分之所無，况窶人子耶？倘使
酒綠燈紅，虬鬚直視，予欲無言，殊少味也。僕撰食譜一書，中有應戒者若干條，
須知者若干條，容日呈教。

（廣註）

（孔琳之）南北朝人。字彥琳。孔子二十八代孫。（食前方丈）孟子：「食前方丈。」言饌

食列於前者。方一丈也。(三撤席)禮記曲禮。『客撤重席。主人固辭。』(羹過七簋)簋。宗廟盛黍稷之器。以竹木爲之。又有以銅爲之者。其形或圓或方。古盛肴饌之器也。(易牙)齊桓公之臣。善調味者。(伊尹割烹)伊尹。湯相。割烹。厨者之事。孟子。『伊尹以割烹要湯。』(何曾)晉何曾性奢豪。務在華侈。帷帳車服。極綺麗。厨膳滋味。過于王者。日食萬錢。猶曰無下箸處。(廣召笙歌)徵歌侑酒也。(生長華腴)謂貴族也。(窶人子)窮人子也。

(淺釋)

承你招我吃飯，很高興；但是聽說菜很多，却又不高興了。南朝孔琳之說道：『好吃的不過一味，却要擺得滿檯，適口以外，都是看的。』這句話最有道理。現在人不單是看，更是聽；每每擺席，一定震而驚之，說道：『三重檯面』、『兩重檯面』。燕窩似山，海參似海，聽的人以爲又多又貴，敬客的心，也是足了；不知名家做詩，用心很苦，一天不過得到一兩句好詩，他所稱對客揮毫，萬言立就，都是欺騙婦人小孩子，不可以給識的人瞧。吃東西也是這樣，要是一席上過了七碗，就是易牙調味，伊尹燒湯，也一定不能好了。並且會做詩的，所用的字，不過月露風雲，會燒菜的，所用的東